



94604

尚書註疏卷第十五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田一儻

奏

奏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臣盛訥等奉

勅重校刊

召誥第十四

周書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

傳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

為都故成王居焉

使召公先相宅

傳

相所居而卜之

遂以陳戒

○召時照反相

作召誥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五

一

召誥

傳 召公以成王新卽政因相宅以作誥

疏 成王

至召誥○正義曰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  
為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  
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庶殷大作之時  
乃以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  
亡為戒史敘其事作召誥○傳武王至居焉○  
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  
洛邑服虔注云今河南有鼎中觀云九鼎者案  
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  
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為鼎故稱九鼎  
其實一鼎案戰國策顏幸說齊王云昔武王克  
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則以為其鼎有九但游  
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用然鼎之上備載九  
州山川異物亦又可疑未知孰是故兩解之○  
傳相所至陳戒○正義曰孔以序言相宅於經  
意不盡故為傳以助成之召公相所居而卜之  
及其經營大作遂以陳戒史錄陳戒為篇其意

不在相宅序以經具故略之耳言先相宅者明於時周公攝政居洛邑是周公之意周公使召公先行故言先以見周公自後往也○傳召公至作誥○正義曰武王旣崩周公即攝王政至此已積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即政召公以成王將新即政恐王不順周公之意或將惰於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也作誥之時王未即政周公作洛誥爲反政於成王召公陳戒爲即政後

惟二月旣望傳

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

因紀之

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傳

於已

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

遷都之事至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五

二

考○鎬胡老反見賢通反下不見同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傳

太保三

公官名召公也召公於周公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

○先息薦反又如字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肫越三日戊申太保

朝至于洛卜宅傳

肫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順來

三月丙午肫於肫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於洛

邑相卜所居○肫芳尾反又普

厥旣得卜則經營傳

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

度

待洛反朝直遙反處昌慮反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

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傳

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

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病如

疏

惟

月至位成○正義曰惟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六日其日爲庚寅既日月相望矣於已望後六日乙未爲二月二十一日王以此日之朝行自周之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召公先周公往洛水之旁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卽行其月小二十九日癸卯晦於二月之後順來三月惟三日丙午朏而月生明於朏三日戊申卽三月五日太保乃以此朝旦至於洛卽卜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之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於戊申三日庚戌爲三月七日太保乃以衆所受於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之南謂洛水北也於庚戌五日爲三月十一日甲寅而所治之位皆成矣○傳周公至紀之○正義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書疏卷十五

書疏卷十五

三

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衝光照月光圓滿面嚮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治曆者必先正望朔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則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爲多大率十六日者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耳此年入戊午節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卽爲望是已丑爲望言已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且孔云望與生魄死魄皆舉大略而言之不必恰依曆數又筭術前月大者後月二日月見可十五日望也顧氏亦云十五日望日月正相望也○傳於已至見考○正義曰於已望後六日是爲二十一日也步行也此云王朝行下太保與周公言朝至者君子舉事貴早朝故皆言朝也宗周者爲天下所宗止謂王都也武王已都於鎬故知宗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王未遷之時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也大事告祖必告於

考此經不言告武王以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告祖見考也告廟當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京告武王也。傳肫明至所居。正義曰說文云肫月未盛之明故為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粵肫肫字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二月乙未而發豐歷三月丙午肫又於肫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為十四日也。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當以至洛之日即卜也。傳其已至位處。正義曰經營考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而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玄兩說孔無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為郊鄭注周禮云近郊五十里禮記祭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案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者

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為陽故在南市為陰故處北今案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后既主陰故立市也。傳於戊至由來。正義曰於戊申後三日庚戌為內故洛汭為洛水之內曰汭蓋以人南面望水則北為內故洛汭為洛水之北鄭云隈曲中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為河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是也。所治之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衆殷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為我周家役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若翼日乙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傳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於洛汭。則達觀于新邑營。傳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

周編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傳於乙卯三日用

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於天有

羊豕羊豕不見可知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

羊一豕一傳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

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周祀后稷能殖百穀祀以

為稷社稷共牢○共音恭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

句故侯反

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傳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

侯皆會故周公乃味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

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卽州牧也 厥既命殷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五

五

庶庶殷丕作傳其已命殷衆衆殷之民大作言勸事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傳諸侯公卿並

親於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侯

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復扶 錫周公曰拜手稽

又反

首旅王若公傳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曰敢

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 疏若翼至若公○

之明日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以此朝旦至於洛

則通達而徧觀於新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所改易

於乙卯三日丁巳三月十四日也用牲於郊告立祭

天之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用一牛於丁巳明日  
戊午乃祭社於新邑用太牢牛一羊一豕一於戊午  
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周公乃以此朝旦用策書命

衆殷在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國就功作其已命殷衆衆殷皆歡樂勤事而大作矣太保召公乃以衆國大君諸侯出取幣乃復入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曰我敢拜手稽首以戒王陳說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傳周公至洛泲○正義曰周公以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則是三月十二日也其到洛泲在召公之後七日不知初發鎬京以何日也成王蓋與周公俱來鄭云史不書王往者主於相宅無事也○傳於乙至可知○正義曰知此用牲是告立郊位於於天者此郊與社於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使知而今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二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一牛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貴誠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於天神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牛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我

將祀文王於明堂云惟羊惟牛又月令云以太牢祠于高禘皆據配者有羊豕也○傳告立至共牢○正義曰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句龍能平水土祀之以爲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爲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爲社也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爲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爲后土豈句龍爲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於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邑絜祭王入太室祿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

亦從省文也。○傳於戊至牧也。○正義曰：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略耳。昭三十二年，晉合諸侯城成周，左傳稱命役書於諸侯，屬役賦丈，此傳言賦功，屬役其意出於彼也。賦功謂賦歛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尺寸也。邦伯諸國之長，故爲方伯州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卽州牧也。周公命州牧使州牧各命其所部。○傳諸侯自周公。○正義曰：上云周公朝用書命庶殷者，周公自觀君，其時不由王也。庶殷既已大作，諸侯公卿並乃並觀君，王其時蓋有行宮，王在位而諸侯公卿並觀之，旣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經言出者，下云乃復入，則上以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言旅王若公明，此出入是觀王之事，而經文不見王至，故傳辯之王與周公俱至，自此以上於王無事故不見。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五

七

也正以經文不見王至，知與周公俱至也。周公居攝功成，將歸政於成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旣成，將令王自知政，因賜周公遂以戒王，故出取幣，復入以待王命。其幣蓋玄纁束帛也。鄭玄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后所用，寧當以賜鄭註。周禮云：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后所用，寧當以賜臣也。寶玉大弓，魯公之分，伯禽封魯，乃可賜之，不得以此時賜周公也。○傳召公至之事。○正義曰：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者，以太保之意，非王命幣旣入，卽云賜周公者，下言召公不得賜周公，知召公旣以幣入，乃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於時政在周公，成王未得賜周公也。但召公見周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欲尊王而顯周公，故稱成王之命，以賜周公。鄭玄云：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王肅云：爲戒成王賜周公是也。曰拜手稽首者，召公自言已與冢君等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宜順之事，自此以下皆是。

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傳 召公指戒成王而以衆

殷諸侯於自乃御治事為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 鳴

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傳 數皇天改

其大于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為天所大于無道猶

改之言不可不慎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

傳 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命惟王受之乃無窮惟美亦

無窮惟當憂之 嗚呼曷其柰何弗敬傳 何其柰何不

憂敬之欲其行敬 疏 誥告至弗敬○正義曰召公所

言誥以告汝庶殷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臣皆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故以為言也乃曰嗚

高智十五年 書疏卷十五

八

呼有皇天上帝改去其大于所受者即此大國殷之

王命也以其無道故改命有德惟王受得此命乃無

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既憂之無窮嗚呼何其奈

何不敬乎欲其長行敬也告庶殷者告諸侯也庶殷

通尊卑之辭故民與諸侯同云庶殷皆謂所受於殷

之衆也○傳 數皇至不慎○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

天地尊之大故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也改其大于

謂改天子之位與他姓即此大國殷之命謂紂也言

紂雖為天所大于無道猶改之不可不慎也以託戒

諸侯故言天子雖大猶改之況已下乎釋詁云元首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大于鄭云言首 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傳 言天已遠終殷命 此殷多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 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傳 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

王之後繼世君臣此服其命言不忝厥終智藏瘵在

傳 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瘵病者在位言

無良臣○瘵工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

厥亡出執傳 言困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

以哀號呼天告寃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

容所以窮○夫知並如字注同籲嗚呼天亦哀于四

方民其眷命用懋傳 民哀呼天天亦哀之其顧視天

下有德者命用勉敬者為民主疏天既至用懋○正

事天既遠終大國殷之王命矣此殷多有先智之王

精神在天不能救紂以紂不行敬故也於其智王之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五 九

後人謂繼世之君及其時之人皆服行其君之命由

其亦能行敬故得不忝其先祖其此後王之終謂紂

之時賢智者隱藏瘵病者在位言其時無良臣多行

無禮暴虐於時之民困於虐政夫知保抱攜持其婦

子以哀號呼天告寃枉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言

無地自容以困窮也天亦哀矜於四方之民其眷顧

天下選擇賢聖命用勉力行敬者以為民主故王今

得之也傳言天至敬故○正義曰天既遠終殷命

言其去而不復反也說天終殷之命而言智王在天

者言先智王雖精神在天而不能救紂者以紂不行

敬故也戒王使行敬傳於其至不忝○正義曰先

智王之後繼世君臣謂智王之後紂已前能守位不

失者經言後王後民傳言君臣者見民內有臣民於

此皆服行君之命言不忝辱父祖也傳其終至良

臣○正義曰既言後王又復言其終知是後王之終

謂紂也以瘵從病類故言瘵病也鄭王皆以瘵為病

小人在位殘暴在下故以病言之傳言困至以窮

○正義曰言困於虐政抱子攜妻欲去之夫猶人人

言天下盡然也保訓安也王羸云匹夫知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 **王其疾敬**

**德相古先民有夏** 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

夏之王以為法戒之 **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

**墜厥命** 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

天心而順之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 **今相**

**有殷** 次復觀有殷 **天迪格保面稽天若** 言天道

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 **今時既墜厥命** 墜其

王命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者** 童子言成王少嗣位

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欲其法之 **曰其稽我古人**

**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沖子成王其考行古

人之德則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謀從天道乎言至善

**疏** 王其至自天。正義曰既言皇天眷顧命用勉敬

之君取大禹以為法戒禹以能敬之故天道從而子

安之禹能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今是桀棄禹之道

已墜失其王命矣更復視有殷之君取成湯以為法

戒湯以能敬之故天亦從而子安之天道所以至於

保安湯者亦以湯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也今是紂

棄湯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夏殷二代能敬則得之

不敬則失之今童子為王嗣位治政則無遺棄壽考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五 十

子愛禹禹亦順天心鄭云面猶迴向也則面為向義禹亦志意向天考天心而順安之言能同於天心也禹與夏而桀滅之知天道子保者是禹也既隆厥命者是桀也今桀廢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傳言一至如禹○正義曰此說二代興亡其意同也於禹言從而子安之則天於湯亦子安之故於湯因上略文直言格保格至也言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也○傳童子至法之○正義曰嗣位治政謂周公歸政之後此時王未蒞政而言今冲子嗣者召公此戒戒其即政之後故也壽謂長命者是老稱無遺棄長命之老人欲其取老人之言而法效之

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傳

召公歎曰有成王雖

少而大為天所予其大能和於小民成今之美勉之

○誠音咸

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晷傳

王為政當不敢後

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晷借也又當顧畏於下民借

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也○晷五咸疏

反徐音吟

嗚呼至民晷○正義曰召公歎以戒王嗚呼今所有

之王惟今雖復少小而為大為天所子愛哉言任大

也若其大能和同於天下小民則成今之美以勉之

故王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以為先又當顧念

畏於下民借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矣

○傳王為至道成○正義曰王者為政任賢使能有

能有用宜先任之故王者為政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也晷即巖也參差不齊之意故為借也既任能人復憂下民故又當顧畏於下民借差禮義畏其借差當治之使合禮義也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美道成即今休是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傳

言王今

來居洛邑繼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治

直吏反下爲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傳稱周治致治皆同公言其爲大邑於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爲治

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傳

爲治當慎祀于天地則

其用是土中大致治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傳用是

土中致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太平之美

疏王來至今休○正義曰周公之作洛邑將以及政於王故召公述其遷洛之意今王來居洛邑繼上

天爲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土地正中之處故周公旦言曰其作大邑於土中其成王用是大邑配大天而爲治爲治之道當事神訓民謹慎祭祀上下神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既能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理下民今獲太平之美矣○傳言王至正中○正義曰傳言躬自服行則不訓自也鄭王皆以自爲用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五

主

○傳稱周至爲治○正義曰王肅云旦周公名也禮君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爲旦曰王者爲天所子代天治民天有其意天道是爲配皇天也天子將欲配天必宜治居土中故稱周公之言其爲大邑於土之中其當令此成王用是大邑行化配上天而爲治也說周公之意然戒成王使順公也周禮大司徒云以上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融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傳爲治至致治○正義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地爲大上下即天地也故爲治當慎祀於天地舉天地則百神之祀皆慎之也能事神訓民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傳用是至之美○正義曰用是土中致治當於天心則王其有天之成命降福與之使多歷年歲治民今獲太平之美自旦曰

至此述周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傳召

公之意也傳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

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

協乃可一○比毗志反徐扶節性惟日其邁傳和比

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

力呈反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傳敬為所不可不敬之

德則下敬奉其命矣疏王先至敬德○正義曰召公

戒王今為政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之比近於我

有周治事之臣令新舊和協政乃可一和比殷周之

臣時節其性命令不失其中則王之道化惟日其行

矣王當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其德為下所敬則下

敬奉其上命則化必行矣化在下者常若命之不行

故以此為戒傳召公至可一○正義曰自今休已

上文義相連知皆是稱周公言也此一句意異於上

知是召公自陳已意以終其戒殷家治事之臣謂殷

朝舊人常被殷家任使者也周家治事之臣謂西土

新來翼贊周家初基者也周臣特功或加陵殷士殷

人失執或疎忌周臣新舊不和政必乖戾故召公戒

王當先治殷臣使比近周臣必和協政乃可一也不

志反近附近之近

書疏卷五

十三

可不敬也王必敬爲此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民無不敬奉其命矣民奉其王命是化行也

**我不可**  
法其歷年戒其不長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

**歷年**  
傳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獨知亦王所

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傳

言桀不謀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王命

亦王所知 **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  
傳

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互相兼也殷之賢王猶

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五** 十四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傳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

其德亦王所知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

**若功**  
傳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

短之命爲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 **疏**我不至

正義曰言王所以須慎敬所爲不可不敬之德者以

我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亦不可不監視于有殷皆有

歷年長與不長由敬與不敬故也王當法其歷年戒

其不長更說宜監之意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

夏之君服行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桀  
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桀  
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是爲敬者  
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夏也我不敢獨知亦  
王所知曰有殷之君受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  
年數謂紂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

曰殷紂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亦是為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殷也夏殷短長既如此矣今王繼受其命我亦准當用此二國夏殷長短之命以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勸王為敬也○傳言王至不長○正義曰相監俱訓為視上言相有夏相有殷今復重言監有夏監有殷者上言順天則興棄命則滅此言敬則歷年不敬則短故重言視夏殷欲令王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故也○傳以能至所知○正義曰下云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知其以能敬德者故多歷年數也上言相夏相殷皆云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言上天以道安人主考天順之非創業之君不能如是故傳以禹湯當之此言敬德歷年則繼體賢君亦能如此所言歷年非獨禹湯而已下傳云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則此多歷年數者夏則桀前之賢王殷則紂前之賢王不失位者皆是也召公此語指以告王故知言我不敢獨知者其意言亦是王所知也王說亦然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五

五

厥初生自貽哲命

傳言王新卽政始服行教化當如

子之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

為政之道亦猶是也○遺唯

季反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

歷年

傳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

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雖說之其實在

人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傳天已知

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傳

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

命以歷年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傳

勿用小民

週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

亦敢殄戮用乂民傳

亦當

果敢絕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慎罰

若有功其惟王

位在德元傳

順行禹湯所以成功則其惟王居位在

德之首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傳

王在德元

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下言治政於王亦有光明

疏

王乃至王顯○正義曰既言當法則賢王又戒王為政之要王乃初始即政服行教化嗚呼王行教化當如初生之子于之善惡無不在其初生若習行善道此乃自遺智命智命謂身有賢智命由已來是自遺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矣為政初則能善天必遺王多福使王有智則常吉歷年長久也今天觀人所為以授之命其命有智與愚也其命吉與凶也其命歷年與不長也若能敬德則有智常吉歷年長久也若不

論衡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五

十六

敬德則愚凶不長也天已知我王今初始服政居此新邑觀王善惡欲授之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王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則能求天長命以歷年也其惟王勿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以治下民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惟王居天子之位以德行之首矣王能如是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用王德於天下如是則於王道亦有光明也○傳言王至猶是○正義曰以此新即政始行教化比子之初生始欲學習為善則善矣若能為善天必授之以賢智之命是此賢智之命由已行善而來是自遺智命矣初習為惡則惡矣若其為惡天必授之以頑愚之命亦是自遺愚命也方欲勸王慕善故惟舉智命而不言愚命者愚智由學習而至是無不在其初生此初生謂年長以解習學非初始生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為善政得福為惡政得禍亦如初生之子習善惡也○傳今天至在人○正義曰命由天授遠舉天心故言今天制此三命有哲當有愚有歷年當有不長文不備者以吉凶相反言命吉凶則哲對愚

歷年對不長可知矣天制此三命善惡由人惟人所修習也此篇所云惟勤修敬德故云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愚智天壽之外而別言吉凶於凡人則康強為吉病患為凶於王者則太平為吉禍亂為凶三者雖以託天說之其實行之在人人行之有善惡天隨以善惡授之耳此是立教誘人之辭不可以賢智天枉為難也○傳言王至歷年○正義曰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用德與疾敬德為一事也故上傳云王者當疾行敬德則此文是也○傳勿用至乘常○正義曰勿用小民非常役用為非常之義戒王當使民以時莫為非常勞人作法以刑止刑以殺止殺若真犯罪之人亦當果敢致罪之以此絕刑戮之道用治民謂獄事無疑決斷得理則果敢為絕刑戮之道若其獄情疑惑枉濫者多是為不能果敢絕刑殺之道也上戒王以明德此戒王以慎罰故言亦也○傳順行至之首○正義曰若有功必順前世有功者也上文所云相夏相殷

禹湯之功故知此順行禹湯所有成功能順禹湯之功則惟王居位在德之首禹湯為有德之首故王亦為首○傳王在至光明○正義曰詩稱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王政於天下王之為政民盡行之是言治政於王道有光明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傳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

殷歷年庶幾兼之 欲王以小民受天求命○傳我欲王

用小民受天長命言常有民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

以王之讎民百君子○傳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

禮致敬以入其言言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百

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讎字越

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

傳言與匹民百君子於友愛

王末有成命王

亦顯

傳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於王亦昭

著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傳言我

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

長命將以慶王多福必上下勤恤乃與小民受天永

命○奉如字又芳孔反供音

疏上下至永命○正義

言臣當助君言君臣上下勤憂敬德所以勤者其言

曰我周家既受天命當大順有夏之多歷年歲用勿

廢有殷之多歷年歲夏殷勤行敬德故多歷年長久

我君臣亦當行敬德庶幾兼之如此者我欲令王用

乃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欲王納用其言既拜而又曰

我小臣敢以王之匹配於民衆百君子於友愛民者

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敬奉行之是上勤恤也臣下

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之成命於王亦為昭著也我

非敢獨勤而已衆百君子皆然言我與衆百君子惟

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此慶王

受天多福也○傳言當至兼之○正義曰王者不獨  
治必當以臣助之上句惟指勸王故此又言臣助君  
上下謂君臣故言當君臣共勤憂敬德不獨使王勤  
也我周王承夏殷之後受天明命欲其年過二代既  
言大順有夏歷年又言勿廢有殷歷年庶幾兼彼二  
代歷年長久勤行敬德即是大順勿廢也○傳拜手  
至匹之○正義曰拜手頭至手稽首頭至地謂既為  
拜當頭至手又申頭以至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諸  
言拜手稽首者義皆然也就此文詳而解之周禮太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五

六

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召公爲此拜者恐王忽而不聽盡禮致敬以入其言於王此拜手稽首一句史錄其事非召公語也召公設言未盡爲此拜乃更言鄭云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王肅云我小臣召公自謂是小臣爲召公之謙辭雖訓爲匹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百者舉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鄭玄云王之諸侯與羣吏是非一人也嫌匹爲齊等故云民在下自上匹之○傳言我至求命○正義曰我非敢勤召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必上下勤恤言與衆百君子皆勤也禮執贄必用幣帛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執贄慶王多福王能愛養小民卽是求天長命待王能愛小民卽欲慶之

# 洛誥第十五

## 周書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五

九

###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

傳 召公先相宅

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

成王○相息亮反注及下同

### 作洛誥

### 洛誥

傳

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

疏

召公至洛誥○正義曰序自上下相顧爲文上篇序云周公先相宅此承其下故云召公既相宅召公以三月戊申相宅而卜周公自後而往以乙卯日至經營成周之邑周公卽遣使人來告成王以召公所卜之吉兆及周公將欲歸政成王乃陳本營洛邑之事以告成王王因請教誨之言周公與王更相報答史敘其事作洛誥史錄此篇錄周公與王相對之言以爲後法非獨相宅告卜而已但周公因致政本說往前告卜經文既具故序略其事直舉其發言之端耳

舊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五

三

○傳召公至成王○正義曰上篇云三月戊申  
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是召公  
先相宅則卜之又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  
觀于新邑營是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  
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周亦營洛邑各舉其  
一互以相明卜者召公卜也周公既至洛邑案  
行所營之處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也案  
上篇傳云王與周公俱至何得周公至洛逆告  
王者王與周公雖與相俱行欲至洛之時必周  
公先到行處所故得逆告也顧氏云周公既至  
洛邑乃遣以所卜吉兆來告於王是也經稱成  
王言公既定宅俘來視予卜休恒吉是以得  
吉兆告成王也上篇召公以戊申至周公乙卯  
至周公在召公後七日也至洛較七日其發鎬  
京或亦較七日○傳既成至之義○正義曰周  
公攝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  
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  
之曰洛誥言以居洛之事告王也篇末乃云戊

辰王在新邑明戊辰已  
上皆是西都時所誥也

###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傳周公盡禮致敬言我

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

而退老○辟必

亦反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傳如往也

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

命故已攝

**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傳我

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為民明君之

治

疏周公至民明辟○正義曰周公將反歸政陳成

王將居其位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於王既  
拜乃興而言曰我今復還子明君之政言王往日幼  
少其志意未成不敢及知天之始命我周家安定天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五

三

下之命故我攝王之位代王為治我乃繼文王武王  
 安定天下之道以此故大視東土洛邑之居其始欲  
 王居之為明明君之治言欲為明明君必當治土中  
 故為王營洛邑也○傳周公至退老○正義曰周公  
 還政而已明闇在於人君而云復還明君之政者其  
 意欲令王明故稱復子明辟也正以此年還政者以  
 成王年已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也傳說成王  
 之年惟此而已王肅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  
 而已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  
 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  
 出入四年六年而成武王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  
 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矣周公攝  
 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  
 義如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  
 之所據也○傳如往至已攝○正義曰如往釋詰文  
 乃訓與也言王往日幼少志意未成不敢與知上天  
 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也天命周家安  
 定天下者必令天下太平乃為安定成王幼少未能

使之安定故不敢與知之周公所以攝也○傳我乃  
 至之治○正義曰胤訓繼也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意  
 在安定天下天下未得安定故周公言我乃繼續文  
 武安定天下之道大相洛邑之地其處可行教化始  
 營此都為明明君之政治言

傳我使

欲為明明君其意當在此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傳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衆說始卜定都之意

我使

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

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河  
 朔朔

北也灋直連反

近附近之近 我又卜灋水東亦惟洛食俘來以圖  
 及獻卜傳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

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

○伊昔耕反徐

敷耕反又甫疏予惟至獻卜○至義曰周公追述立

耕反下同東都之事我惟以七年三月乙卯之日朝至於洛邑衆作之處經營此都其未往之前我

使人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得吉兆乃卜澗水東澗水

西惟近洛而其兆得吉依規食墨我亦使人卜澗水

東亦惟近洛其兆亦吉依規食墨我以乙卯至洛我

即使人來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於王言卜吉

立此都王宜居之爲治也○傳致政至之意○正義

曰下文摠結周公攝政之事云在十有二月是致政

在冬也在冬發言嫌此事是冬故辨之云本其春來

至洛衆追說始卜定都之意也周公至洛之時庶殷

已集於洛邑故云至于洛師○傳我使至食墨○正

義曰嫌周公自卜故云我使人謂使召公也案上篇

召公至洛其日即卜而得卜河朔黎水者以地合龜

非就地內此言所卜三處皆一時事也黎水之下不

言吉凶者我乃是改卜之辭明其不吉乃改故知卜

河北黎水之上不吉也武王定鼎於郊鄗已有遷都

之意而先卜黎水上者以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

皆在河北所以博求吉地故令先卜河北不吉乃卜

河南也其卜澗澗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基趾

仍在可驗而知所卜黎水之上其處不可知矣凡卜

之者必先以墨畫龜要拆依此墨然後灼之求其兆

順食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顛氏云先卜河北黎

水者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

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傳今洛至成王○正義曰

洛陽卽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

年城成周是也周公慮此頑民未從周化故旣營洛

邑將定下都以遷殷之頑民故命召公卽拜卜之周

公旣至卽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於

成王言已重其事并獻卜兆者使王觀兆知其審吉

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

**周匹休**傳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

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

配天之美

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

共貞傳

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

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馬云當也

公其以予萬

億年敬天之休傳

公共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十

千為萬十萬為億言久遠

拜手稽首誨言傳

成王盡

禮致敬於周公來教誨之言忍反

疏王拜手至誨言○正義曰

成王尊敬周公故亦盡禮致敬拜手稽首乃受公之語述公之美曰不敢不敬天之美來至洛相宅其意欲作周家配天之美故也公既定洛邑即使人來告亦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當與公二人共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五

五

正其美公定此宅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故也王既言此又拜手稽首於周公求教誨之言傳成王至之美○正義曰拜手稽首施於極敬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首況於臣乎成王尊敬周公故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又述而美之天命文武使王天下是天之美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洛邑之宅傳言公至其美○正義曰周公追述往前遣使獻卜故成王復述公言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所卜之吉兆常吉之居自言前已知其卜既有此美我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意欲留公輔已共公正此美事來來重文者上來言使來下來為視我卜也鄭云俾來來者使二人也與孔意異傳公其至久遠○正義曰言居洛為治可以永久公意其當用我使萬億年敬天之美言公欲令已作胤久遠美公意之深也王制云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里者萬則是為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名十萬為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每數相十是古

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為億也○傳成王至之言○正義曰此一段史官所錄非正言也王求教誨之言必有求教誨之辭史略取其意故直云誨言為求誨言而拜故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傳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秩不在禮

文者而祀之 **予齊百工倅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傳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

有善政事 **今王即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傳今王

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常用功大

小為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民者○日記上音越一音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五

五

人實 **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

反傳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

羣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衆官

躬化之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傳少子慎其朋黨

少子慎朋黨戒其自今已往 **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

**敘弗其絕**傳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

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著

防之宜以初○傳燄音豔敘絕句馬讀

敘句字屬下令力呈反

**如予惟以在周工**傳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為

惟用在周之百官

往新邑俾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

大成裕汝未有辭

傳

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

嚮就有官明爲有雄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

譽之辭於後世○嚮許亮及注

同惇都昆反

疏周公至有辭○正義曰王求教誨之

言公乃誨之周公曰王居此洛邑當始舉殷家祭祀

以爲禮典祀於洛之新邑皆次秩在禮無文法應祀

者亦次秩而祀之我雖致政爲王整齊百官使從王

於周行其禮典若能如此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

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王當祀人之功尊人亦當用

功大小爲次序有大功者則列爲大功又申述所以

祀神記臣功者政事由臣而立惟天命我周邦之故

曰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故須視羣臣有功者

記載之若知臣功則臣皆盡力欲令羣臣盡力於其

初卽教之乃汝新始卽政其當盡自教誨衆官令王

躬自化之使之立功又以朋黨害政尤宜禁絕故丁

寧戒之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

往令常慎此朋黨之事若欲絕止禁其未犯無令若

火始然燄燄尚微火旣然燄其火所及將灼然有次

序矣不其復可絕也汝成王其當順此常道及撫循

國事如我攝政所爲惟當用我此事在周之百官則

當畏服各立功矣汝當以此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

臣下百官各嚮就有官明爲有雄厚大成寬裕之德

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此周公誨王之言也○

傳言王至祀之○正義曰於時制禮已訖而云殷禮

者此殷禮卽周公所制禮也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

來故稱殷禮猶上篇云庶殷本其所由來孔於上傳

已具故於此不言必知殷禮卽周禮者以此云祀於

新邑卽下文烝祭歲也旣用駢牛明用周禮云始者

謂於新邑始爲此祭顧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

之常法言周禮卽殷家之舊禮也鄭玄云王者未制

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是言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

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旣成不使成王卽

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卽政告神受職然  
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  
孔義或然故復存之神數多而禮文少應祭之神名  
有不在禮文者故令皆交秩不在禮文而應祀者皆  
舉而祀之○傳我整至政事○正義曰時成王未有  
留公之意公以成王初始卽政自慮百官不齊故雖  
卽致政猶欲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謂從至新邑行  
其典禮周公以成王賢君今復成長故言我惟曰庶  
幾有善政事言已私爲此言冀王爲政善也○傳今  
王至民者○正義曰記臣功者是人主之事故言今  
王就行王命於洛邑謂正位爲王臨察臣下知其有  
功以否恐王輕忽此事故曰當記人之功更言曰者  
所以致殷勤也尊人下位也有大功則列爲大祀謂  
者若上位功小者處下位也有大功則列爲大祀謂  
有殊功堪載祀典者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  
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  
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爲大祀謂功施  
於民者也或時立其祀配享廟庭亦是也○傳惟天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五

十五

至化之○正義曰惟天命我周邦謂天命我文武故  
及汝成王復受天命爲天子是天之恩德深厚矣天  
以厚德被汝汝當輔大天命故宜視羣臣有功者記載  
輔大天也汝當輔大天命故宜視羣臣有功者記載  
之覆上記功宗以功言之也欲令羣臣有功必須躬  
自教化之在於初始故言乃汝新卽政其當盡自教  
衆官欲令王躬化之者正己之身使羣臣法之非謂  
以辭化之也言盡自教者政有大小恐王輕大略小  
令王盡自親化之言惟命曰亦是致殷勤乃者緩辭  
也義異上句故言乃耳王肅云此其盡自教百官謂  
正身以先之○傳少子至已往○正義曰鄭云孺子  
幼少之稱謂成王也此上皆云成王此句特言少子  
者以明朋黨敗俗爲害尤大恐年少所忽故特言孺  
子也朋黨謂臣相朋黨慎其朋黨令禁絕之戒其自  
今已往謂從卽政以後常以此事爲戒也○傳言朋  
至以初○正義曰無令若火始然以喻無令朋黨始  
發若火既然初雖餒餒尚微其火所及灼然有次序  
不其復可絕也以喻朋黨若起漸漸益大羣黨旣成

不可復禁止也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謂朋黨未發之前防之使不發○傳其順至百官○正義曰考古依法為順常道號令治民為撫國事周公大聖動成軌則如我所為謂如攝政之時事所施為也惟當用我所為在周之百官令其行周公之道法於百官也○傳往行至後世○正義曰此時在西都戒王故云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所有之官令其各守其職思不出其位自當陳力就列明為有功在官者當以褊小急躁為累故令臣下厚大成寬裕之德臣下既賢君必明聖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矣今周頌所歌即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傳已乎

歎譽成王之辭也

汝其敬識百

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

傳奉上謂之享言汝為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五

主

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

物惟曰不奉上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

其爽侮

傳

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

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

疏

公曰至爽侮○正義曰周公復誨王曰嗚呼前言

其美業天子居百官諸侯之上須知臣下恭之與慢奉上謂之享汝為天子其當恭敬記識百君諸侯奉上者亦當記識其有不奉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則人惟曰不奉上之道矣所以須記之

者百官諸侯為下民之君惟為政教不肯役用其志於此奉上之事則凡民化之亦惟曰不奉上矣百官不奉天子民復不奉百官上下不相畏敬惟政事其皆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矣故天子須知百官奉上與

讀王在新邑

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

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

傳 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

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

王賓

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

傳 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

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裸鬯告神

○王賓絕

句殺禋絕句一讀連咸格絕句太室馬云廟中之夾室裸官喚反

王命周公後作冊

逸誥

傳 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

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五

三

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傳 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

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自戊辰已下史

所終述 ○受命絕句馬同惟七年周公攝政七年天

攝皆

下太平馬同鄭云文王武王受命及周公居

七年

疏 戊辰至七年 ○正義曰自此以下史終述之

邑其年十二月晦戊辰日王在新邑後月是夏之仲冬為冬節烝祭其月節是周之歲首特異常祭加文

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有司作策書乃使史官

名逸者祝讀此策惟告文武之神言周公有功宜立

其後為國君也其時王尊異周公以為賓殺牲享祭

文王武王皆親至其廟王入廟之太室行裸鬯之禮言其尊異周公而禮敬深也於此祭時王命周公後

命作策書使逸讀此策辭以告伯禽言封之於魯命為周公後也又摠述之在十有二月惟周公大安文

武受命之事於此時惟攝政七年矣 ○成王至晦

到○正義曰周公告成王令居洛邑爲治王既受周公之誥遂東行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日到洛指言戊辰王在新邑知其晦日始到者此歲入戊午節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傳明月至魯侯○正義曰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卽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言月也自作新邑已來未嘗於此祭祀此歲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王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齊不得以朔日卽祭之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因封之特設祭烝之禮宗廟用太牢此文武皆言牛一知於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之神言爲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魯頌所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此時也王命作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玄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駢牛一者於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案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卽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牛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孔義不同○傳王賓至告神○正義曰王賓異周公者王尊周公爲賓異於其臣王肅云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爲賓故封其子是也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旣殺二牲精誠其意以享祭文武咸皆也格至也皆至其廟言王重其事親告之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爲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玉入太室裸獻鬯酒以告神也裸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飲謂之裸郊特牲云旣灌然後迎牲則殺在裸後

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

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

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褒薄謀反奉答切韻博毛反

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

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

傳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歲秩無文

方之民居處其象 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

凡此待公而行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

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海萬邦四夷服仰

公德而化之 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

四方 旁來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於文武所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五

三

勤之教言化洽○旁步光反迓五嫁反馬鄭王皆音魚據反

予冲子夙夜

愆祀

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

祭祀而已無所能

疏 王若至愆祀○正義曰王以周

周公之意而言曰公當留住而明安我童子不可去

也所以不可去者當舉行大明之德用使我小子褒

揚文武之業而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

衆故也其厚尊大禮謂舉秩大祀皆次秩禮所無文

者而皆祀之凡此皆待公而行非我能也更述居攝

時事惟公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於四方使四方旁

來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下民皆不復迷惑於

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化洽使如此也今若留輔我童

子惟當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言政化由公而立

我無所能也○傳 成王至去之○正義曰成王以周

公誨已為善順周公之意示已欲行善政而請留之

自輔王以公若捨我而去則已政闕而治危故云公

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傳言公至順天○正義曰文武受命功德盛隆成王自量已身不能繼業言公當留舉大明德以佑助我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者下句奉答天命是也孔分經爲傳故探取下句以申之○傳又當至其衆○正義曰天命周家欲令民治故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也奉當者尊天意使允當天心和協民心使常行善也居處其衆使之安土樂業也○傳厚尊至而行○正義曰釋詁云將大也厚尊大禮謂祭祀之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祭禮最尊大公誨成王令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歲秩無文欲答公誨已之事述公辭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行者在祀典者其祀事非我所爲凡此皆待公而行者也言公不可捨我以去也○傳言公至化之○正義曰此與下經皆追述居攝時事堯典訓光爲充此光亦爲充也言公之明德充滿天地卽堯典格于上下勤政施於四方卽堯典光被四表也意言萬邦四夷皆服仰公德而化之上言待公乃行之此言公有是德言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五

三

其將來說其已然所以深美公也○傳四方至化洽○正義曰上言施在公此言民化公德四方旁來爲敬敬之道民皆敬嚮在公以迎太平之政言迎者政從上而下民皆自下迎之言其慕化速也文武勤行教化欲以教訓利民蒙公化識文武之心不復迷惑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居攝之時政化已洽於民也○傳言政至所能○正義曰此述留公之意陳自今已後之事言公若留住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於政事無所能欲惟典祭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

時傳

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

功疏王曰公功至若時○正義曰王又重述前言還說居攝時事也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有不順而是公之功者公所以須留也○傳公之至之功○正義曰王意言公之居攝天下若爲非則

可捨我而去公之居攝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不可捨我去

王曰公子小子其退

傳

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周

命立公後公當留佑我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

克救公功

傳

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禮禮未彰

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救亡婢反

同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傳

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

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委任之言○監工銜誕

反注同

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傳

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

為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倚公

疏

王曰公子至四輔○正義曰王呼周公曰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五

三

我小子其退此坐就為君於周謂順公之言行天子之政於洛邑也至洛邑當命公後立公之世子為國君公當留輔我也公之攝政四方雖已道治理猶自未能定於尊禮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公當留待其定大禮順公之大功此時未可去也公當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以此大安文武所受之民而治之為我四維之輔助明已當依倚公也○傳我小至佑我○正義曰退者退朝也周公於時令成王坐王位而以政歸之成王順周公言受其政也言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位於周周洛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而行新政也古者臣有大功必封為國君今周公將欲退老故命立公後使公子伯禽為國君公當留佑我王肅云成王前春亦俱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傳言四至以去○正義曰王意恐公意以四方既定不須更留故謂公云四方雖已道治而猶未能定於尊大之禮言其禮樂未能彰明也禮既未彰是天下之民亦未能撫安順行公之大功公當

待其禮法明公功順乃可去耳明今不可以去○傳  
大安至倚公○正義曰文武受民之於天下今大安  
文武所受之民助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明已當依  
倚公也維者爲之綱紀猶如用繩維持之文王世子  
云設四輔謂設衆官爲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不  
統故一人爲四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傳取  
管子之意故言  
四維之輔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傳

大天下咸敬樂公功○樂

音洛

公無困哉我惟無斃其康

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傳

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

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

世享公之德

○斃音亦

疏王曰公定至世享○正義  
厭於豔反  
曰王又呼公公留以安定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五

三十三

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已進且大矣天下  
皆樂公之功敬而歡樂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公留  
助我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  
方之民其世世享公之德矣○傳公留至公功○正  
義曰讀文以公定爲句王稱定者言定已也故傳言  
公留以安定我我字傳加之我從公言是經之予也  
往至洛邑已矣言已順從公命受歸政也公功已進  
大天下咸敬樂公之功亦謂居攝時也釋詁云肅進  
也○傳公必至之德○正義曰王言已才智淺短公  
去則困故請公無去以困我哉我意欲置太平惟無  
厭倦其安天下之事是以留公公勿去以廢治國之  
法則天下四方之民蒙公之恩其世世享公之德享  
謂荷  
負之  
民傳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德  
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去

越乃光烈考

武王弘朕恭傳

於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

道敘成王留已意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傳

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

人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傳

言當治理天下新其

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

先也

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傳

曰其

當用是土中為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

成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

孚先傳

我旦以衆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五

三五

王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

疏周公至孚

先○正義曰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許王之留乃與而為言曰王今命我來居臣位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今我繼文祖大業我所以不得去也又於汝大業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王意以禮留我其事甚大我所以為王留也公呼成王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其大厚行常道於殷賢人王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後世見恭敬之王所推先也重誨王曰其當用是土中為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也公自稱名曰若王居洛邑則我旦以多衆君子卿大夫等及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前人先王成業使當其衆心為周家後世人臣立信者之所推先言我留輔王使君臣皆為後世所推先期於上下俱顯也○傳拜而至得去○正義曰拜是從命之事故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也以退為去以留為來故言王命我來來居臣位為太師也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

之民天命文王使爲民主天以民命文王故民是文王所受命之民承安者承文王之意安定此民言王之留已乃爲祀事其事既大是以不得去也○傳於汝至已意○正義曰於汝成王大功業之父武王王意大使我恭奉其道欲成王臣已之意也王於文王武王皆欲令周公奉其道安其民其意一也周公分之耳承安其文王之民恭奉其武王之道互相通也○傳少子至賢人○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辭言我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令王居洛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而據洛爲政故言來訓典爲常故連言典常言其行常道也周受於殷故繼之於殷人有賢性故稱賢人○傳言常至推先○正義曰易稱日新之謂盛德雖舊有美政令王更復新之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與後人爲軌訓爲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謂周家後世子孫有德之王被人恭敬推先王戒成王使爲善政令後王崇重之○傳曰其至成功○正義曰重以誨王戒其上事故言曰以起之○傳我旦至推先○正義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五

十五

曰旦是周公之名故自稱我旦也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故以多子爲衆卿大夫同欲令成王行善政爲後世賢王所推先公與羣臣盡誠節爲後世賢臣所推先故欲以衆卿大夫及於御治事之臣深厚率行先王之業使當其入衆之心爲周家後世賢臣立信者之所推先也傳於此不言後世從上省文也於君言見恭敬於臣言立信者以君尊言人敬臣卑言自立信因其所宜以設文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俾來恣殷乃命寧**傳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君土中是文武使已

來慎敬殷民乃見命而安之○單音丹馬

丁但反信也

**予以秬鬯**

**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傳

周公攝政七年致太

平以黑黍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

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稗音巨鬯勅亮反香酒也

自由手反又音由中樽也

音因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傳言我見天下入乎

則潔告文武不經宿傳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

乃德殷乃引考傳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

序無有遇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厭於汝德殷

乃長成爲周○邁工豆反厭於豔反注王伋殷乃承

同馬云厭飫也徐於廉反

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傳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

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

使終之疏考朕至懷德○正義曰周公又說制禮授

王使王奉之我所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五

三

文祖之德言用文王之道制禮其事大不可輕也又  
言所以須善治殷獻民者文武使已來居土中慎教  
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之故也制典當待太平  
我以時既太平即以秬黍鬯酒盛於二卣罇內我言  
曰當以此酒須明潔致敬於文武我則拜手稽首告  
文武以美享告云今太平即速告廟我不敢經宿則  
禋告文王武王以敷太平之事汝王為政當順典常  
厚行之使有次序則諸為政者無云有遇用患疾之  
道苦毒下民則天下萬年厭飽於汝王之德殷乃長  
成爲周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下  
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勸王使終之皆是誨  
王之言也○傳我所至安之○正義曰典禮治國事  
資聖人前聖後聖其終一揆故言所欲成明子之法  
乃盡是汝祖文王之德也予斥成王下句並告文武  
兼用武王可知又述居洛邑之意所以居土中者是  
文武使已來居此地周公自非已意也文武令我營  
此洛邑欲使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  
安殷民也顧氏云文武使我來慎教殷民我今受文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五

三七

武之命以安民也。○傳周公至說之。○正義曰康誥之作事在七年云四方民大和會和會卽太平之驗是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也釋草云秬黑黍釋器云卣中罇也以黑黍爲酒煮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秬鬯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王武王以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享祭也國語稱精意以享謂之禋釋註云禋敬也是明禋爲明潔致敬也太平是王之美事故太平告廟是以美享祭也公旣告太平而致政成王成王留之故本而說之此事者欲令成王重其事厚行之周禮鬱鬯之酒實之於彝此言在卣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告於文人則未祭實之於卣祭時實之於彝彼一卣此二卣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惟一卣耳此經卣下言曰者說本盛酒於罇乃爲此辭故言曰也。○傳言我至經宿○正義曰此申述上明禋之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敢經宿示虔恭之意也此三月營洛邑民已和會則三月之時已太平矣旣告而致政則告在歲末而云不經

宿者蓋周公營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卽文武是爲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之事公云不經宿者示虔恭之意耳未必且見太平卽此日告也鄭玄以文祖爲明堂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旣告明堂則義釋禮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傳汝爲至爲周○正義曰釋文云惠順也此經述上停典故言汝爲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釋詁云邁遇也患疾之道謂虐政使人患疾之厚行典常使有次序則百官諸侯凡爲政者皆無有遇用患疾之政以害下民則經歷萬年厭飽於汝德則殷國乃長成爲周。○傳王使至終之○正義曰上言天下民萬年厭飽王德此教爲王德使萬年令民厭飽王德也能使殷民上下有次序則王德堪至萬年之道王之子孫當行不怠則民其長觀我子孫知其有德而歸其德矣此則長成爲周勸勉王使終之。○傳戊辰王在新邑○傳成王旣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王在新邑

馬孔絕句鄭

否也○傳已乎至美業○正義曰周公止而復言故更言公口已乎者道前言已如是矣為後言發端也童子者言其年幼而任重嗣父祖之位當終其美業能致太平是終之也○傳奉上至奉上○正義曰享訓獻也獻是奉上之辭故奉上謂之享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為奉上鄭玄專以朝聘說之理未盡也言汝為王當敬識百官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察其恭承王命如法以否奉上違上皆須記之奉上者當以禮接之違上者當以刑威之所謂賞慶刑威為君之道奉上之道其事非一故云多威儀威儀既多皆須合禮其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矣謂旁人觀之亦言其不奉上也鄭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棗民彝

傳我為政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五

天

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

頌音珽徐甫云反馬云猶也棗音匪又芳鬼反

汝乃是不費乃時惟不朶哉

傳汝乃是不勉為政汝

是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為可長○

費徐莫剛反又武剛反馬云勉也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傳厚次敘汝正

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棄汝命

常奉之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

戾

傳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

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

言皆來○被皮寄反

又被美反

疏乃惟至用戾○正義曰

不暇

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施行之又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於是事不勉力為政則汝是惟不可長久哉必須勉力為之乃可長久此所言皆是汝父所行汝欲勉之但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廢棄汝命必常奉而行之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汝若能使彼天下之民被寬裕之政則我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悉皆用來歸汝矣○傳我為至用之○正義曰為政常若不暇謂居攝時也聖人為政務在知人雖復治致太平猶恨意之不盡故謙言已所不暇若言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故戒之成王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言已所不暇行者欲令成王勉行之鄭玄云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生民之為業雖復志有經營不能獨自成就須王者設教以輔助之聽我教汝輔民之常法而用之謂用善政以安民說文云頒分也○傳汝乃至可長○正義曰成王言公其以予萬億年言欲已長久也故周公於此戒之汝乃

於是勉力為政汝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力勤行政教為可長久之道然後可至萬億年耳費之為勉相傳訓也鄭王皆以為勉○傳厚次奉之○正義曰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令其為武王之政也武王周公俱是大聖無不順我所為又令法周公之道既言法武王又法周公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行之○傳汝往至皆來○正義曰歸其王政令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公既歸政則身當無事如此我其退老於州里明教農人以義哉又令成王行寬裕之政以治下民民被寬裕之政則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用來歸王言遠處皆來也上又使之惇大成裕故此言裕政來民結上事也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傳成王順周公意以義也請留之自輔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公稱丕

此經先言殺後言禩者殺者咸格表王敬公之意非  
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禩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  
尚臭祭禮以禩爲重故言王禩其封伯禽乃是祭之  
將末非禩時也祭統賜臣爵祿之法示祭之日一獻  
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  
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醑尸也禮醑尸尸獻而祭畢是  
祭末乃命之以禩爲重故特言之○傳王爲至拜後  
○正義曰王爲策書亦命有司爲之也上云作策作  
告神之策此言作策誥伯禽之策祭於神謂之祝於  
人謂之誥故云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封康叔謂  
之康誥此命伯禽當云伯禽之誥定四年左傳云命  
以伯禽卽史逸所讀之策也上言逸祝策此誥下不  
言策者祝是讀書之名故上云祝策此誥是誥伯禽  
使知雖復讀書以誥之不得言誥策也上告周公其  
後已言告神封周公嫌此逸誥以他日告之故云皆  
同在烝祭日以祭統言一獻命之知此亦祭日也文  
十三年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  
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傳言

尚書十五年刊

尚書卷十五

卑

周至終述○正義曰自戊辰已上周公與成王相對  
語未有致政年月故安於此摠結之自戊辰已下非  
是王與周公之辭故  
辨之云史所終述也

尚書註疏卷第十五

尚書註疏卷第十六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田一雋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臣盛訥等奉

勅重校刊

多士第十六

周書

成周既成

洛陽下都

遷殷頑民

傳

殷大夫士心不則

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

○不則如字或作周測非近附近之近

公以王命誥

傳 稱成王命告令之

作多士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六

多士

傳

所告者即衆士故以名篇

疏

○正義曰成

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其無知謂之頑民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誥此衆士言其須遷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傳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為洛陽也洛邑為王都故謂此為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道故名此邑為成周○傳殷大至誨之○正義曰經云商王士殷遺多士皆非在宮謂之頑民知是殷之大夫士也經止云士而知有大夫者以經云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其意言將任為王官以為大臣不惟告士而已故知有大夫也士者在官之摠號故言士也心不則德義之經信二十四年左傳文引之以解釋頑民之意經云穆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是言徙近王都教誨之也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為遷邶鄘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為三國計二國

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邶邶在殷畿三分有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爲十其名不類故孔意不然

###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周致政明

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

疏惟三月至

王士○正義曰惟成王卽政之明年三月周公初始於所造新邑之洛用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言周公親至成周告新來者○傳周公至衆士○正義曰以洛誥之文成周與洛邑同時成也王以周公攝政七年十二月來至新邑明年卽政此篇繼王居洛之後故知是致政明年之三月也成周南臨洛水故云新邑洛周公既以致政在王都故新邑成周以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鄭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是也

###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

傳

萬曆十五年刊

### 書疏卷六

二

順其事稱以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

### 弗弔旻天大

### 降喪于殷

傳

稱天以愍下言愍道至者殷道不至故

旻天下喪亡於殷○弔音的旻天上閔中及仁覆愍

下謂之旻馬云秋月旻天秋氣殺

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愍眉隕反喪息浪反

###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

傳

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奉天明威

### 致王罰勅殷

### 命終于帝

傳

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周

於帝王

###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傳天佑我故

汝衆士臣服我弋取也非我敢取取殷王命乃天命○

徐音翼馬本  
作翼義同

###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傳 惟天不與言無堅固治者故輔佑我我其敢求天

位乎○治直吏反昇 惟帝不昇惟我下民秉為惟天

明畏傳 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為我皆是

天明德可畏之效○為于偽反畏 疏 王若至明畏○

王命順其事而呼之曰汝殷家遺餘之眾士汝殷家

道教不至旻天以殷道不至之故天下喪亡於殷將

欲滅殷我有周受天祐助之命奉天明白之威致王

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我周家於帝王之事謂使我

周家代殷為天子也天既助我周王故汝眾士來為

我臣由天助我我得為之非我小國敢取殷之王命

以為已有此乃天與我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於治者

以是故輔弼我若其不然我其敢妄求天子之位乎

言此位天自與我非我求而得之惟天不與紂故惟

我周家下民秉心為我故我得之惟天明德可畏之

効也亦既得喪由天汝等不得不服以殷士未服故

以天命諭之○傳 順其至在下○正義 曰順其殷亡

之事稱王命以告之從紂之臣或有身已死者遺餘

在者遷於成周故告殷遺餘眾士所順在上下文皆

是順之辭○傳 稱天至於殷○正義 曰此經先言弗

如字一音威

疏 王若至明畏

正義曰周公以

書疏卷六

萬曆十五年刊

周公自稱小國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

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為政不之逸樂故天

下至戒以謹告之○樂音洛下同謹棄戰反 **嚮于時夏弗克庸帝**

**大淫泆有辭**

傳

天下至戒是嚮於時夏不肯棄桀不能

能用天戒大為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時夏絕句馬以時

字絕句嚮許亮反泆音逸又作佺註同馬本作屑云過也背音佩行下孟反 **惟時天罔念**

**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傳

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

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大命下致天罰 **乃命爾先祖**

**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傳

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

萬曆十五年刊

書卷十六

四

治四方○甸徒疏我聞至四方○正義曰既言天之

諭之我聞人有言曰上天之情欲民長得逸樂而有

夏王桀逆天害民不得使民之適逸樂以此則惟上

天下災異至戒以謹告之欲使夏王桀覺悟改惡為

善是天歸嚮於是夏家不肯棄之而夏桀不能用天

之明戒改悔已惡而反大為過逸之行致有惡辭以

聞於世惟是桀有惡辭故天命欲絕夏祚也下致天罰

天不復助桀其惟廢其大命欲絕夏祚也下致天罰

欲誅桀身也乃命汝先祖成湯使之改革夏命用其賢俊之人以治四方之國舉桀滅湯興以譬之○傳言上至告之○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稱天之愛民甚矣又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是言上天欲民長得逸樂故立君養之使之長逸樂也夏桀為政割剝夏邑使民不得之適逸樂故上天下此至戒以謹告之降下格至也直言下至明是天下至戒天所下戒惟下災異以謹告人主使之見災而懼改脩德政耳古書亡失桀之災異未得盡聞○傳惟是至天

罰○正義曰桀惡流毒於民乃有惡辭聞於世惡既  
有辭是惡已成矣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  
天不愛念不聽聞是其全棄之不佑助也棄而不佑  
則當更求賢主其惟廢大命欲奪其王位也下致天  
罰欲殺其凶身也廢大命知降致是下罰也

恤祀

傳

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  
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上時掌反  
齊側皆反

亦惟天丕建保

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傳

湯既革

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

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

在今後嗣王

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傳

後嗣王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六

五

紂大無明于天道行昏虐天且忽之况曰其有聽念

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

誕淫厥洿罔顧于天顯民祗

傳

言紂大過其過無顧於天無能明人爲敬暴亂甚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兹大喪

傳

惟是紂惡天不安之

故下若此大喪亡之誅○喪息

浪反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傳

惟天不與不明

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於天所罰

言皆有闔亂之辭

疏

自成至于罰○正義曰既言命  
湯革夏又說後世皆賢至紂始

惡天乃滅之自成湯至於帝乙無不顯用有德憂念  
祭祀後世亦賢非獨成湯以用其行合天意亦惟天

大立安治有殷殷家諸王皆能明德憂祀亦無敢失  
天道者無不皆配天而布其德澤以此得天下又爲  
民主在今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道敢行昏虐之政  
於天天猶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王父祖勤勞國  
家之事乎乃復大淫過其決無所顧於上天無能明  
民爲敬以此反於先王違逆天道惟是上天不安紂  
之所爲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與不明其德之  
人故也天不與惡豈獨紂乎凡四方諸侯小大邦國  
其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是以致至於天罰汝紂以  
惡而見滅汝何以不服我也○傳自帝至社稷○正  
義曰下篇說中宗高宗祖甲三王以外其後立王生  
則逸豫亦罔或能壽如彼文則帝乙以上非無辭王  
而此言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者立文之法辭有  
抑揚方說紂之不善盛言前世皆賢正以守位不失  
故得美而言之憂念祭祀者惟有齊肅恭敬故言憂  
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爲天下之主以  
見紂不恭敬故喪亡之○傳湯旣至德澤○正義曰  
帝乙已上諸王所以長處天位者皆由湯之聖德延

及後人湯旣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者謂天安  
治之故殷家得治理也殷家諸王自成湯之後皆能  
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得常處王位無不配天  
布其德澤於民爲天之子是配天也號令於民是布  
德也○傳言紂至亂甚○正義曰淫泆俱訓爲過言  
紂大過其愆過無顧於天言其縱心爲惡不畏天也  
無能明民爲敬言其多行虐政不憂民也不畏於天  
不愛於民言其暴亂甚也此經顧於天與顯民祗共  
蒙上罔文故傳再言無也○傳惟天至之辭○正義  
曰能明其德天乃與之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紂不  
明其德故天喪之因卽廣言天意凡四方小大邦國  
謂諸侯有土之君其爲天所喪滅者無非皆其惡辭  
聞於天乃爲上天所罰言被天罰者皆有聞亂之辭  
上天不罰無辜紂有聞亂之辭故天滅之耳天旣滅  
不明其德我有明德爲天所立汝等殷士安  
得不服我乎以其心仍不服故以天道責之

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傳

周王文武也

王若曰

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  
**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

天有命命周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既克紂柴於牧

野告天不頓兵傷士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傳**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惟汝殷王家已

之我不復有變○復扶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

**動自乃邑**  
**傳**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

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禍  
**予亦念天即于殷**

**大戾肆不正**  
**傳**我亦念天就於殷大罪而加誅者故

以紂不能正身念法  
**疏**王若至不正○正義曰周公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六**  
七

今惟我周家文武二王大神能奉天事故天有命命

我周王曰當割絕殷命告正於天我受天命已滅殷

告天惟我天下之事不有二處之適言已之適周不

更說他也惟汝殷王家事亦於我之適不復變改又

追說初伐紂之事我其為汝言曰惟汝殷紂大無法

度故當宜誅絕之伐紂之時我不先於汝動自往誅

汝其亂從汝邑先起汝紂自召禍耳我亦念天所以

就於殷致大罪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故也○**傳**

周王至恤祀○正義曰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知周

王兼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謂以天為神而勤奉事之

勞身敬神言亦如湯明德恤祀也○**傳**天有至傷七

○正義曰以周王奉天之故故天有命命我周使割

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武成之篇所云既克紂柴於牧

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是也前敵即服故無頓兵傷士

師以正行故為告正武成正告功成功成無害即是

不頓傷也頓兵者昭十五年左傳文頓折也○**傳**我

亦至念法○正義曰言我亦念天者以紂雖無法度

若使天不命我我亦不往誅紂以紂既為大惡上天

命我我亦念天所遣我就殷加大王曰猷告爾多士

罪者何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也

予惟時其遷居西爾傳以道告汝眾士我惟汝未達

德義是以徙居西汝於洛邑教誨汝非我一人奉德

不康寧時惟天命傳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

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傳

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惟爾知惟殷

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傳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

冊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今爾又曰夏迪簡在

王庭有服在百僚傳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眾士蹈

道者大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予一人

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傳言我周亦法殷

家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予

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傳惟我循殷故事憐

愍汝故徙教汝非我罪各是惟天命疏王曰猷至天

又言曰我以道告汝眾士我惟是以汝未達德義之

故其今徙居西汝置於洛邑以教誨汝我之徙汝非

我一人奉行德義不能使民安而安之是惟天命宜

然汝無違我我亦不敢更有後誅罰汝等無於我見  
怨汝既來遷當為善事惟汝所親知惟汝殷先人往  
世有策書有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汝當案省知  
之汝知先人之故事今往又有言曰夏之諸臣蹈道  
者大在殷王之庭有服行職事在於百官言其見任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六

八

萬曆十五年刊

書卷六

九

用恐我不任汝我一人惟聽用有德之者故我敢求  
 汝有德之人於彼天邑商都欲取賢而任用之我惟  
 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徒教汝此徒非我有罪是惟大  
 命當然聖人動合天心故每事惟託天命也○傳以  
 道至誨汝○正義曰猷訓道也故云以道告汝衆士  
 上言惟是不言其故故傳辯之惟是者未達德義也  
 遷使居西正欲教以德義是以徙居西汝置於洛邑  
 近於京師教誨汝也從殷適洛南行而西廼故為居  
 西也○傳汝無至怨我○正義曰周既伐紂又誅武  
 庚殷士懼更有誅疑其欲違上命故設此言以戒之  
 知無違朕者謂戒之使汝無違命也汝能用命我亦  
 不敢有後誅必無後誅汝無怨我也○傳言我至用  
 之○正義曰夏人簡在王庭為其有德見用言我亦  
 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汝但有德我必任用故我往  
 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天邑商都將任用之也鄭玄云  
 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王肅云言商今為我之  
 天邑二者其言雖異皆以天邑商為殷之舊都言未  
 遷之時當求往遷後有德任用之必矣○傳惟我至

天命○正義曰循殷故事此故解經中肆字謂殷用

言非經中肆遷汝來西者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

大降爾四國民命傳

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民命謂君也天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我乃

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傳

四國君叛

逆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  
 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為順道○逃他力反  
 比毗志反註

同遠于疏王曰多士至多遜○正義曰王復言曰衆  
 萬反疏土昔我來從奄國大黜下汝管蔡商奄四

國民命民之性命死生在君誅殺其君是下民命由  
 四國叛逆我乃明白致行天罰汝等遺餘當教之為

善故移徙汝居於遠令汝遠於惡俗比近服事臣我宗周多爲順道冀汝相教爲善求不爲惡也○○昔我至國君○正義曰金縢之篇說周公東征言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則昔我來從奄者謂攝政三年時也於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奄卽來故言來自奄也民以君爲命故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王肅云君爲民命爲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四國至順道○正義曰天之所罰罰有罪也四國之君有叛逆之罪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言非苟爲之也遐逝俱訓爲遠今移徙汝於洛邑令去本鄉遠也使汝遠於惡俗令去惡俗遠也比近京師臣我周家使汝從我善化多爲順道所以救汝之性命也

時命有申傳

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教命

萬曆十五年刊

叢卷六

十

申戒之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傳

今

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賓如

殯馬云

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傳

非但待

四方亦惟汝衆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爲順事爾

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傳

汝多爲順事乃庶幾

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傳

汝能敬行順事則爲天所與

爲天所憐

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

罰于爾躬傳

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

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畜始豉反徐  
本作翅音同下

篇放  
此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

洛傳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爲則汝其

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言由洛脩善得還本土有

幹有年  
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傳汝能敬則子孫乃起

從汝化而遷善疏王曰告至爾遷○正義曰王又言

曰告汝殷之多士所以遠徙汝者

今我惟不欲於汝刑殺我惟是教命有所申戒由此

也今我作大邑於此洛非但爲我惟以待四方無所

賓外亦惟爲汝衆士所當服行臣事我宗周多爲順

事故也汝若多爲順事汝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

幾安汝故事止居可不勉之也汝能敬行順事天惟

與汝隣汝況於人乎汝若不能敬行順事則汝不啻

不得還汝本土我亦致天之罰於汝身今汝惟是敬

順居汝所受新邑繼汝舊日所居爲我當聽汝還歸

本鄉有幹事有豐年乃由於此洛邑行善也汝能敬

順則汝之小子與孫等乃起從汝化而遷善矣傳

今汝至有年○正義曰殷士遠離本鄉新來此邑或

當居不安爲棄舊業故戒之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新

所受邑繼汝舊日所當居爲謂繼其本土之事業也  
但能如此得還本土其有安事有豐年也有幹有年  
謂歸本土有幹年而言於洛者言由在洛脩善得還  
本土有幹有年也王肅云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年於  
此洛邑王解於文甚便但孔上句爲云爾乃尚有爾  
本土是誘引之辭故止爲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傳言汝衆士當是我  
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  
疏王曰又至  
攸居○正義曰王之所云又復稱曰汝當是我勿非  
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也○傳言汝

至居行○正義曰王以誨之已終故戒之云汝當是我勿非我既非我乃有教誨汝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令其居於心而行用之鄭玄論語註云或之言有此亦或為有也凡言王曰皆是史官錄辭非王語也今史錄稱王之言曰以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

# 無逸第十七

## 周書

### 周公作無逸

傳

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好呼

報反

### 無逸

傳

成王卽位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

疏傳

人至無逸○正義曰上智不肯為非下愚戒之無益故中人之性可上可下不能勉強多好逸豫故周公作書以戒之使無逸此雖指戒成王以為人之大法成王以聖賢輔之當在中人以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六

十三

上其實本性亦中人耳○傳成王至名篇○正義曰篇之次第以先後為序多士君頑皆是成王卽位之初知此篇是成王始初卽政周公恐其逸豫故戒之使無逸卽以所戒名篇也

###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傳

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

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

### 先知稼穡之艱

### 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傳

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

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

### 相小人厥父母勤

### 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

傳

視小人不孝者

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相息

### 乃逸乃

### 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傳

小人之

子既不知父母之勞力爲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

知○諺魚

戰及

疏

周公至聞知○正義曰周公歎美君子之道以戒王曰嗚呼君子之人所在其

無逸豫君子必先知農人稼穡之艱難然後乃謀爲逸豫如是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也視彼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爲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既爲欺誕父母矣不欺則又侮慢其父母曰昔之人無所聞知小人与君子如此相反王宜知其事也○傳歎美至者于○正義曰周公意重其事故歎而爲言鄭云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末以深感動之是故深感成王故歎美君子之道君子者言其可以君正上位子愛下民有德則稱之不限貴賤君子之人念德不怠故所在念德其無逸豫也君子且猶然而況王者乎言王者日有萬幾彌復不可逸豫鄭云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六

十三

位爲政其無自逸豫也○傳稼穡至依怙○正義曰民之性命在於穀食田作雖苦不爲寒耕熱耘沾體塗足是稼穡爲農夫艱難之不在上位者先知稼穡之艱難乃可謀其逸豫使家給人足乃得思慮不勞是爲謀逸豫也能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所依怙言小人依怙此稼穡之事不可不勤勞也上句言君子當無逸此言乃謀逸豫者君子之事勞心與形盤于遊畋形之逸也無爲而治心之逸也君子無形逸而有心逸既知稼穡之艱難可以謀心逸也○傳視小人至其勞○正義曰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苦艱難勞於稼穡成於生業致富以遺之而其子謂已自然得之乃不知其父母勤勞○傳小人至聞知○正義曰上言視小人之身此言小人之子者小人謂無知之人亦是賤者之稱躬爲稼穡是賤者之事故言小人之子謂賤者之子卽上所視之小人也此子既不知父母之勞謂已自然得富恃其家富乃爲逸豫遊戲乃爲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矣若不欺誕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言其

罪之深也論語曰由也諺諺則叛諺欺誕不恭之貌  
皆訓乂也自今而道遠乂故為古老之人詩云召彼  
老**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傳太戊也殷

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傳言太

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嚴如字又魚檢

反注同馬作儼

**治民**

**祗懼不敢荒寧**傳

為政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

治

直吏**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傳

以敬畏之故得

壽考之福

**疏**

周公至五年。正義曰既言君子不逸小人反之更舉前代之王以夭壽為戒

周公曰嗚呼我所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威儀嚴恪貌  
恭心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  
安故中宗之享有殷國七十有五年言不逸之故而  
得歷年長也○傳太戊至稱宗○正義曰中宗廟號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六

十四

太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  
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嚴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  
故稱中宗○傳言太至法度○正義曰祭義云嚴威  
嚴恪故引恪配嚴鄭玄云恭在貌敬在心然則嚴是  
威恭是貌敬是心**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

人傳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乂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

人出入同事**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傳武丁

起其即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言孝行

著○行下

孟反

**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傳

在喪則其

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

安**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傳

善謀殷國至于

小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言無非

# 肆高宗之享國五

## 十有九年

傳高宗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末年

疏

其在至九年○正義曰其殷王高宗父在之時久勞於外於時與小人同其事後為太子起其卽王之位乃有信默三年不言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言得其道乃天下大和不敢荒怠自安善謀殷嗣至於小大之政莫不得所其時之人無是有怨恨之者故高宗之享殷國五十有九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武丁其至同事○正義曰舊父也在卽位之前而言久勞於外知是其父小乙使之父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同勞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之於時蓋未為太子也殷道雖質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小人雜居也○傳武丁起至行著○正義曰以上言久勞於外為父在時事故言起其卽王位則小乙死也亮信也陰默也三年不言以舊無功而今有故言乃有

萬曆十五年刊

## 書疏卷六

十五

說此事者言其孝行着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傳在喪至自安○正義曰鄭玄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鄭玄意謂此言乃雍者在三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為出言在三年之外故云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大和知者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尚不言在喪必無言矣故知喪畢乃發言也高宗不敢荒寧與中宗正同故云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殷家之王皆是明王所為善事計應略同但古文辭有差異俾因其文同故言法中宗也○傳善謀至無非○正義曰釋詁云嘉善也靖謀也善謀殷國謀為政教故至於小大之政皆允人意人無是有怨高宗者言其政無非也鄭云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

其

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

傳

湯孫太甲為王不

父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

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

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

傳

在桐三年思集用

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

於衆民不敢侮慢惇獨○惇求營反

字又作營

肆祖甲之享國

三十有三年

傳

太甲亦以知小人之德故得久年此

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

其功故稱祖

疏

其在至三年○正義曰其在殷王祖

父為小人之行伊尹廢諸桐起其即王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於仁政乃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鰥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六

去

寡惇獨故祖甲之享有殷國三十有三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湯孫至之桐○正義曰文在高宗

之下世次顛倒故特辯之此祖甲是湯孫太甲也為王不義謂湯初崩父為小人之行故伊尹放之於桐

言其廢而復興為下作其即位起本也王肅亦以祖甲為太甲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

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於人間故云父為小人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

祖甲立是為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

寧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

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也○傳在桐至惇獨○正義曰在桐三年太甲序文

思集用光詩大雅文彼集作輯輯和也彼鄭言公劉之遷幽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此傳之意蓋言

太甲之在桐也思得安集其身用光顯此傳之政故起即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依於仁政故能施行政教安

順於眾民不敢侮慢悖獨鰥寡之類尤可憐愍故特言之○傳太甲至稱祖○正義曰傳於中宗云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高宗之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末年於此云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文年各順其文而為之說其言行善而得長壽經意三王同也以其世次顛倒故解之云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太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為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為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傳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

**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

**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

**從**傳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耽丁南反注下同樂音洛注

**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傳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

**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

**年**傳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

疏自時至三年○

正義曰從是三王其後所立之王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惟耽樂之事則從而為之故從是其後諸王無有能壽考者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言逸樂之損壽故舉以戒成

**也**王**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傳

太王周公會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

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傳

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

知稼穡之艱難○早如字馬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

鮮鰥寡傳

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

安之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鮮息淺

反注同

自朝至于日

中昊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傳

從朝至日朕不暇食

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昊音側本亦

作仄朕田節反

文王不敢盤

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傳

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

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供

音恭

文王

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傳

文王九十七而終中

身卽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

疏周公至十年○正義曰殷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六

十八

之三王既如此矣周公又言曰嗚呼其惟我周家太  
王王季能以義自抑而畏敬天命故王迹從此起也  
文王又卑薄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與治田之功以  
美道柔和其民以美政恭待其民以此民歸之以美  
政恭民之故故小民安之又加恩惠於鮮乏鰥寡之  
人其行之也自朝旦至于日中及昊尚不遑暇食用  
善政以諧和萬民故也文王專心於政不敢逸樂於  
遊戲政獵以已爲衆國所取法惟當正心行己以洪  
待之由是文王受命嗣位爲君惟於中身受之其享  
國五十年亦以不逸得長壽也○傳太王至父祖  
而須詳言之者此二王之下辭無所結陳此不爲無  
逸周公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是以傳詳言也解其  
言此之意以義自抑者言其非無此心以義自抑而  
不爲耳○傳文王至艱難○正義曰文王卑其衣服  
以就安人之功諸有美政皆是也就安人之內田功最  
急故特云田功以示知稼穡之艱難也○傳以美至

之人○正義曰徽懿皆訓為美徽柔懿恭此是施人之事以此柔恭懷安小民故傳分而配之徽柔配懷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懿恭配保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徽懿言其美而已不知何所美也人君施於民惟有道與政耳故傳以美道美政言之政與道亦互相通也少乏鯨寡尤是可憐故別言加惠於鮮乏鯨寡之人也○傳從朝至萬民○正義曰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昃亦名昃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十位食時為辰日昃為未言文王勤於政事從朝不食或至於日中或至於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吳並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昃連亦暇也重言之者古人自有複語猶云艱難也所以不暇食者為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政事雖多皆是為民故言咸咸訓皆也○傳文王至之故○正義曰釋詁云盤樂也遊謂遊逸田謂畋獵二者不同故並云遊逸田獵以衆國皆於文王所取其法則文王當以正義供待之故也言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六

文王思為政道以待衆國故不敢樂於遊田文王世為西伯故當為衆國所取法則禮有田獵而不敢者順時兔狩不為取樂故不敢非時田獵以為樂耳○傳文王至全數○正義曰文王年九十七而終禮記文王世子文也於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年是未立之前有四十七在禮諸侯踰年即位此據代父之年故為即位時年四十七也計九十七年半折以為中身則四十七時於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稱之也經言受命者鄭玄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以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肅云文王受命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  
嗣位為君不言受王命也  
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

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所以無敢過於觀

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  
**無皇**

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

**傳**

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

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愆起度無

反夫音扶

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傳**以酒為凶謂之酗

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為德戒嗣王無如之○酗况

付反

**疏**

周公至德哉○正義曰周公又言而歎曰嗚呼繼

此後世自今以後嗣位之王則其無得過於觀聖  
過於逸豫過於遊戲過於田獵所以不得然者以萬  
民聽王者之教命王當正己身以待萬民必當早  
夜恪勤無敢自閑暇曰今日且樂後日乃止此為耽  
樂者非民之所以教訓也非天之所以敬順也若是  
之人則有大愆過矣王當自勤政事莫如殷王受之  
迷亂國政酗營於酒德哉殷紂藉酒為凶以酒為德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六

三

由是喪亡殷國王當以紂為戒無得如之○**傳**繼從  
至戒之○正義曰先言繼者謂蓋此後人即從今以  
後嗣世之王也周公思及長遠後王盡皆戒之非獨  
成王也○**傳**所以至之故○正義曰傳意訓淫為過  
鄭玄云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其言雖殊皆為過  
之義也言觀為非時而行違禮觀物如春秋祗隱公如  
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  
觀此言無淫于觀禁其非常觀也逸謂逸豫遊謂遊  
蕩田謂田獵四者皆異故每事言於以訓用也用萬  
民皆聽王命王者惟當正身待之故不得淫於觀逸  
遊田也○**傳**無敢至過矣○正義曰無敢自暇謂事  
不寬不暇而以為原王之意而為辭故言曰耽以為  
樂惟今日樂而後日止惟言今日樂明知後日止也  
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教民當恪勤也非所以順  
天順天當肅恭也是此耽樂之人則大有愆過矣戒  
王不得如此也○**傳**以酒至如之○正義曰酗從酒  
以凶為釐是酗為凶酒之名故以酒為凶謂之酗  
是飲酒而益凶也言紂心迷亂以酗酒為德飲酒為

政心以凶酒為已德紂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  
此亡殷戒嗣王無如之

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

傳

歎古之君臣雖君明

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

民無或胥諱

張為幻

傳

諱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

欺誑幻惑也

○幻音患  
註九况反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

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

傳

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

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

亂言已有以致之

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傳

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

高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六

三

祝言皆患其上

○詛側助反  
祝之又反

疏周公至詛祝○正義

聞人之言曰古人之雖君明臣良猶尚相訓告以善  
道相安順以美政相教誨以義方君臣相正如此故  
於時之民順從上教無有相誑欺為幻惑者此其不  
聽中正之君人乃教訓之以非法之事乃從其言變  
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之事無不皆變亂之君既  
變亂如此其時之民疾若否則其心違上怨上否則  
其口詛祝之言人患之無已舉此以戒成王使之君  
臣相與養下民也○傳歎古至義方○正義曰此章  
二事善惡相反下句不聽人者是愚闇之君知此言  
古之人者是賢明之君相是兩人相與故知兼有臣  
良更相教告隱三年左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  
義方故知相教誨者使相教誨以義方也則知相訓  
告者告之以善道也相保惠者相安順以美政也○  
傳諱張至惑也○正義曰諱張誑也釋訓文孫炎曰  
眩惑誑欺人也民之從上若影之隨形君臣以道相  
正故民無有相欺誑幻惑者幻即眩也惑亂之名

漢書稱西域有幻人是也○傳此其至致之○正義曰上言善事此說惡事如此其不聽者是不聽中正之君也既不聽中正則好聽邪佞知此則訓之者是邪佞之人訓之也邪佞之人必反正道故言人乃教之以非法閻君卽受用之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無不變亂言皆變亂正法盡也閻君所任同已由已之闇致此佞人言此闇君已身有以致之也上君明臣良由君明而有良臣亦是已有致上之言胥此不言者君任佞臣國亡滅矣不待相教爲惡故不言胥也○傳以君至其上○正義曰君旣變亂正法必將困苦下民民不堪命忿恨必起故民忿君乃有二事否則心違怨否則口詛祝言皆患上而爲此也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詛祝謂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侯詛侯祝是詛祝意小異耳

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傳言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六

三

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

詈汝則皇自敬德傳

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汝者則

大自敬德增脩善政○詈力

智反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

不啻不敢舍怒傳

其人有過則曰我過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信如是怨詈則四王不啻不敢舍怒以罪之

言常和悅

疏

周公至舍怒○正義曰旣言明君闇君善惡相反更述二者之行周公言而歎

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此四人者皆蹈明智之道以臨下民其有告之曰小人怨恨汝罵詈汝旣聞此言則大自敬德更增脩善政其民有過則曰是我之過民信有如是怨詈則不啻不敢舍怒以罪彼人乃欲得數聞此言以自改悔言寬弘之若是○傳其有至善政○正義曰釋詁云皇

○傳 其言有虛有實其言若虛則民之愆也民有愆過則曰我過不責彼為虛言而引過歸己者湯所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若信有如是怨詈小人聞之則含怒以罪彼人此四王即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自願言其愆言其顏色常和悅也鄭玄云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

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

○傳

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

○憾胡則

若時不來念厥辟不寬綽厥心

○傳

則如是信讒者不

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寬緩其心言含怒

亂罰無罪殺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六

三

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傳

信讒含怒罰殺無罪則

天下同怨讎之叢聚於其身

○叢才

○疏

此厥至厥身

其不聽中正之人乃有欺誑為幻惑以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不原其本情則信受之則知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審虛實不能寬緩其心而徑即含怒於人是亂其正法罰無罪殺無辜罰殺欲以止怨乃令人怨益甚天下之民有同怨君令怨惡聚於其身言褊急使民之怨若是教成王勿學此也

嗣王其監于茲

○傳

視此亂罰之禍以為戒

周公曰嗚呼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

師也馬云保氏師

氏皆大夫官相音息亮反左右馬云分陝爲二伯東爲左西爲右

召公不說周公作

君奭

君奭

傳

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陳古以告之故以

名篇

說音悅疏召公至君奭○正義曰成王

師輔相成王爲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嘗攝王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說周公陳已意以告

召公史敘其事作君奭之篇也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則此爲保爲師亦爲三公官也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

保安王身言其實爲左右爾不爲舉其官名故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六

十四

不言大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爲太師此言周公爲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於時太傅蓋畢公爲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三公之次先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篇之所作主爲召公不說故先言召公不以官位爲次也案經周公之言皆說已留在王朝之意則召公不說周公之留也故鄭王皆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然則召公大賢豈不知周公留意而不說者以周公留在臣職當時人皆怪之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人之惑召公疑之作君奭非不知也史記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馬遷妄爲說爾鄭玄不見周官之篇言此師保爲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言賢聖兼此官亦謬矣○傳尊之至名篇○正義曰周公呼爲君奭是周公尊之曰君也奭是其名君非名也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

公必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  
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古史不能如  
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爲文  
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  
豐爲一當召公於中以爲十六謬矣此篇多言  
先世有大臣輔政是陳古道以告之呼君奭以  
告之故以  
君奭名篇

周公若曰君奭

傳

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

弗弔天降喪

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

傳

言殷道不至故天

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

音的

我不敢知曰厥基未孚于休若天棐忱

傳

廢興

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輔誠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七

十五

所以國也

○葉音匪  
忱市林反

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傳

言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

疏周公至不祥○正義曰周公留在王朝召公不說

故天下喪亡於殷殷既墜失其王命我有周已受之

矣今雖受命責在能終若不能終與殷無異故視殷

以爲監戒我不敢獨知殷家其初始之時能長信於

美道能安順於上天之道輔其誠信所以有國此亦

君之所知我亦不敢獨知曰殷紂其終墜失其王命

由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也○傳廢興至以國○  
正義曰孔以召誥云我不敢知者其意召公言我不  
敢獨知亦王所知則此言我不敢知亦是周公言我  
不敢獨知是君奭所知故以此及下句爲說殷之興  
亡言與君奭同知舉其設興亡爲戒鄭玄亦然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

傳

歎而言

曰君也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

敢不留○

音以弗永遠念天威曰我民罔尤違傳

言君

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動化於我民使無過違之闕惟

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

不知傳

惟衆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

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過於葛

反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傳

天命不

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

可不慎○

易以或反注同謀氏壬反

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六

二五

且傳

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我今小子且

言異於餘臣

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傳

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于

我童子童子成王

疏嗚呼至冲子○正義曰周公又

也既歎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勿非我也我亦不敢安於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無尤過違法之闕惟今天下衆人共誠心存在我後嗣子孫觀其政之善惡若此嗣王大不能恭承上天下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令使衆人失望我若退老在家則不能得知何得不留輔王也天命不易言甚難也天難信惡則去之不常在一家是難信也天子若不稱天意乃墜失其王命不能經久歷遠其事可不慎乎繼嗣前

人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也正在今我小子且周

公自言已身當恭奉其先王之明德留輔佐王非能有所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於我童子童子謂成王意欲奉行先王之事以教成王也○傳歎而至不留○正義曰歎而言曰嗚呼君已已是引聲之辭既呼君莫歎而引聲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以其意不說故令是我而勿非我不敢安於上天之命孔意當謂天既命周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我當成就周道故不敢不留

**寧王德延**

傳

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

寧王之德謀欲延久

**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傳言天

不用令釋廢於文王所受命故我留佐成王

疏

又曰至受

命○正義曰周公又言曰天不可信無德則去之是其不可信也天難信之故恐其去我周家故我以道惟安行寧王之德謀欲延長之我原上天之意不用令廢於文王所受命若嗣王失德則還廢之故我當

萬曆十五年刊

書盡卷六

毛

留佐成王也○傳無德至延久○正義曰此經言又曰傳不明解鄭云人又云則鄭玄以此又曰為周公稱人之言也王肅云重言天不可信明已之留蓋畏其天命則肅意以周公重言故稱又曰孔雖不解當與王肅意同言寧王者即文王也鄭王亦同

**受命**

傳

已放桀受命為天子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

**天**

傳

尹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韓

音至

**在太甲時**

**則有若保衡**

傳

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為保衡

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

**在太戊**

傳

太甲之孫

**時則有**

**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

傳

伊陟臣扈率

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

治王家言不及二臣○頌于

敏反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傳** 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哉子

巫氏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傳**

高宗卽位甘盤佐之

後有傳說○說

**疏** 公曰君奭至甘盤○正義曰言時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指

謂如此伊尹甘盤非謂別有如此人也以下在太甲始王故言在昔既受命見其為天子也

在武丁亦言其為天子之時有如此臣也成湯未為天子已得伊尹言既受命者以功格皇天在受命之後故言既受命也皇天之與上帝俱是之也變其文

爾其功至於天帝謂致太平而天下和之也保衡伊尹一人也異時而別號伊尹而下已言格于皇天保

衡之下不言格于皇天從可知也伊陟臣扈言格于上帝則其時亦致太平故與伊尹文異而事同巫咸

巫賢甘盤蓋功劣於彼三人故無格天之言○**傳** 尹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六**

**三**

擊至太平○正義曰伊尹名摯諸子傳記多有其文功至大天猶堯格于上下知其謂致太平也○**傳** 太

甲至取平○正義曰據太甲之篇及諸子傳記太甲大臣惟有伊尹知卽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

我先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為烈祖烈祖湯之號言保衡佐湯明保衡卽是伊尹也詩

稱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鄭玄云阿衡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

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為之號也孔以太甲云嗣王不惠於阿衡則太甲亦曰阿衡與鄭異

也○**傳** 太甲之孫○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于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于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

弟太戊立是太戊為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已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

丁弟太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於成父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為太甲之孫也

○**傳** 伊陟至二臣○正義曰伊尹格于皇天此伊陟臣扈云格于上帝其事既同如此二臣能率循伊尹

之職輔佐其君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亦不  
隕墜也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疑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為大臣矣不得至今仍  
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  
也案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  
戊也格于上帝之下乃言巫咸又王家則巫咸亦是  
賢臣俱能紹治王家之事而巳其功不得至天言不  
及彼二臣○傳祖乙至巫氏○正義曰殷本紀云中  
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  
乙立則祖乙是太戊之孫也孔以其人稱祖故云殷  
家亦祖其功賢是成子相傳云然父子俱稱為巫知  
巫為氏也○傳高祖至傳說○正義曰說命篇高宗  
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遂於荒野高宗未立之  
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傳說明其即位之初有  
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傳說計傳說當有大功此  
惟數六人不言傳說者周公意所不言未知其故

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傳言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六

三九

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

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長乂多歷年所天

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傳殷禮配天惟天大佑助其

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疏率惟至百姓○

正義曰此伊尹

甘盤六臣等輔佐其君率循此為臣之道有陳列之  
功以安治有殷故殷有安上治民之禮升配上天享  
國多歷年之次所天惟天佑助其為王之命則使商  
家富實百姓為令使商之百姓家給人足皆知禮節  
也○傳言伊至年所○正義曰率訓循也說賢臣佐  
君云循惟此道當謂循此為臣之道盡忠竭力以輔  
其君故有陳列於世以安治有殷使殷王得安治民  
故殷得此安上治民之禮能升配上天天在人上故  
謂之升為天之子是配也享國乂長多歷年所○傳  
殷禮至禮節○正義曰殷能以禮配天故天降福天

惟大佑助其王命風雨以時年穀豐稔使商家百姓  
豐實家給人足管子曰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  
節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傳自湯至武丁

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為

蕃屏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屏賓

領反

**矧威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傳王猶秉德憂臣

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治其

君事○辟必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乎**

亦反

傳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化

服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疏王人至是乎○正義曰

王人謂與人為王言此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六

三

上所說成湯太甲太戊祖乙武丁皆王人也無不持  
德立業明憂小臣雖則小臣亦憂使得其賢人以蕃  
屏侯甸之服王恐臣之不賢尚以為憂況在臣下得  
不皆勤勞奔走惟憂王此求賢之事惟求有德者舉  
之用治其君之事乎君臣共求其有德所在職事皆  
治天子一人有事於四方天下咸化而服如有卜筮  
之驗無不是而信之賢臣助君致使大治我留不去  
亦常如此也○傳自湯至可○正義曰王肅云王  
人猶君人也無不持德立業謂持人君之德立王者  
之事業人君之德在官賢人官得其人則事業立故  
傳以立業配持德明憂小臣之不賢憂欲使得其人  
以為蕃屏侯甸之服也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憂之  
可知侯甸尚思得其人朝廷思之必矣王肅云小臣  
臣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傳王猶至君事○正義  
曰君之所重莫重於求賢官之所急莫急於得人故  
此章所陳惟言君憂得人臣皆舉賢以王之尊猶尚  
秉德憂臣況其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求賢之事  
惟有德者必舉之置於官位用治其君事也○傳一

人至信之。○正義曰：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爲天子也。君臣務求有德衆官，得其人從上至下，遞相師法，職無大小，莫不治。理故天子有事於四方，發號出令而天下化服，譬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事。既有驗言如是則人皆信之。

**滅威**

傳

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

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以威。

**今汝求念則有固命**

**厥亂明我新造邦**

傳

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

滅亡以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

成國矣。

**疏**

公曰：君奭，天至造邦。○正義曰：周公呼召有德者必壽考也。殷之先王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故得安治也。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故天滅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六

三

亡而加之，以威。今汝奭當長念天道，平至者安治，不平至者滅亡，以此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傳言天至以威。○正義曰：格謂至也。平謂政教均平，至謂道有所至也。言不弔謂道有不至者，此言格謂道至者，天壽有平至之君，有平至之德，則天與之長壽，則知中宗高宗之屬身是也。由其君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有殷國安而民治也。有殷嗣子紂，其德不能平至，國不安，民不治，故天滅亡之，而加之，以威也。孔傳之意，此經專說君之善惡，其言不及臣也。王肅以爲兼言君臣，注云：殷君臣之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不可不法。殷家有良臣也。鄭注以爲傳言臣事，格謂至於天也。與孔不同。○傳今汝至國矣。○正義曰：上句言善者與而惡者亡，此句令其長安治及念明道念上二者，故言今汝長念平至者而安治，反是者滅亡。念此以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王族必不傾壞，若能如此，其治理足以光明我新成國矣。周自武王伐紂，至此年歲未多，對殷而言，故爲新國傳。意言不及臣，周公說此事者。

蓋言興滅由人我欲  
輔王使爲平至之君

公曰君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

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

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於其身謂勤德以受命

○重直用反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

若闕天

傳

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亦

惟賢臣之助爲治有如此號闕闕氏號國叔字文王

弟天名○號寡白反徐公伯反闕

音宏天於表反徐於驕反

有若散宜生有若

泰顛有若南宮括

傳

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

凡五臣佐文王爲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

疏公曰君奭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六

三

至厥躬○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奭在昔上天斷割其義重勸文王之德以文王有德勸勉使之成功故文王能成大命於其身言文王能順天之意勤德以受命○傳在昔至受命○正義曰文王去此未久但欲遠本天意故云在昔上天作久遠言之割制謂切割絕斷之意故云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者文王既已有德上天佑助而重勸勉文王順天之意故其能成大命於其身正謂勤行德義以受天命○傳文王至天名○正義曰文王未定天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謂三分有二屬已之諸國也僖五年左傳云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是號叔爲文王之弟號國名叔字凡言人之名氏皆上氏下名故闕散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也○傳散泰至之任○正義曰詩離之卒章稱文王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宜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鄭箋云疏附使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詩言文王有此四種之臣經歷言五臣之名故知五臣佐文王爲此任也此

四事者五臣共爲此任非一臣當一事也鄭云不及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傳有

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

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

佐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傳文王

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乃惟

是五人明文王之德

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

命哉傳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上

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見賢遍反注同冒莫報

及下同馬作勗勉也聞音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六

三三

問或疏又曰至命哉○正義曰文王既有賢臣五人

如字又復言曰我之賢臣猶少無所能往來五人

以此道法教文王以微蔑精妙之德下政令於國人

德政既善爲天所佑文王亦如殷家惟爲天所大佑

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文王德如此者乃惟是五人

明文王之德使然也五人能明文王德使蹈行顯見

覆冒下民聞於上天惟是之故得受有殷王之命哉

言文王之聖猶須良佐我所以留輔成王○傳有五

至良佐○正義曰無能往來一句周公假爲文王之

辭言文王有五賢臣猶恨其少又復言曰我臣既少

於事無能往來謂去還理事未能周悉言其好賢之

深不知厭足也迪道彝法也蔑小也小謂精微也而

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用此精微之德

下教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以見成王須輔

佐之甚也鄭玄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傳文王沒

亦云蔑小也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號叔先

死故曰四人。○相息

亮及

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傳**

言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

惟茲四人

昭武王惟冒不單稱德

傳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

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

疏武王至稱德。○正義曰：文王既沒，武王次立，武

功初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下之祿。其

後四人與武王大行天之威罰，皆與共殺其強敵，謂

共誅紂也。武王之有天下，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惟

武王布德，覆冒天下。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言

武王亦得良臣之力。○傳：文王至四人。○正義曰：文

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五年方始殺紂。文王沒，武王立

謂武王初立之時，惟此四人而已。庶幾輔相武王，蹈

有天祿，初立則有此志，故下句言後與武王殺紂也。

號叔先死，故曰四人。以是文王之弟，其年應長，故言

先死也。鄭玄疑不知誰死，注云至武王時，號叔等有

死者，餘四人也。○傳：惟此至其德。○正義曰：單盡稱

舉也。使武王之德布冒天下，是此四人之力。言此四

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也。

其濟小子同未在此誕無我責

傳我新還政，今任重

在我小子，旦不能同於四人。若游大川，我往與汝，

其共濟，渡成王同於未在此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

留收罔勗不及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

有能格

傳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為之。我周則鳴鳳不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六

三

疏今在至能格。○正義曰：周公言我新

還政成王今任之重者其在我小子之身也我不能同於四人輔文武使有大功德但苟求救溺而已譬如遊於大川我往與汝蕘其共濟渡小子成王用心輔弼同於成王未在位之時恐其未能嗣先人明德我當與汝輔之汝大無非責我之留也我留與汝輔王者欲收教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我今欲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降意爲之我周家則鳴鳳之鳥尚不得聞知況曰其有能格於皇天者乎○傳我新至我留○正義曰周公旣已還政則是捨重任矣而猶言今任重在我小子旦者周公旣攝王政又須傳授得人若其不能負荷仍是周公之責以嗣子劣弱故言今任重猶在我小子旦也彼四人者能翼贊初基佐成王業我不能同於四人望有大功惟求救溺而已詩云沫之名譬若成王在大川我往與汝蕘其同共濟渡成王若云從此向川故言往也○傳今與至天乎○正義曰王朝之臣有不勉力者○與汝留輔成王者正欲收斂教誨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當教之勉力使其及道義也我欲成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肯降意爲之我周家則鳴鳳尚不聞知況曰其有能如伊尹之輩使其功格於皇天乎言太平不可與也經言考造德不降者周公以已年老應退而留因卽傳言已類言已若退則老成德者悉皆退自逸樂不肯降意爲之政無所成祥瑞不至我周家則鳴鳳不得聞知鳳是難聞之鳥必爲靈瑞之物故以鳴鳳爲鳴鳳孔子稱鳳鳥不至是鳳鳥難聞也詩大雅卷阿之篇歌成王之德其九章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鄭云因時鳳皇至故以喻焉則成王之時鳳皇至也大雅正經之作多在周公攝政之後成王卽位之初則周公言此之時已鳳皇至見太平矣而復言此者恐其不復能然故戒之此經之意言功格上天難於致鳳故以鳴鳳況之格天案禮器云升中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升中謂功成告天也如彼記文似功至於天鳳皇乃降此以鳴鳳易致況格天之難者乎記以龍鳳有形是可見之物故以鳳降龍至爲公曰鳴成功之驗非言成功告天然後此物始至也

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傳

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於此我周受命無窮

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

告君乃猷裕

我不以後人迷傳

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教之

疏公曰嗚呼至人迷○正義曰周公歎而呼

召公曰嗚呼君我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之故故君其當視於此請視此朝臣無能立功之事我周家受天之命無有境界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我今告君汝當謀寬饒之道以治下民使其事可法我不用使後世人迷惑故欲教之也○傳告君至教之○正義曰猷訓為謀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故當以寬饒為法我留與汝輔王不用使後人迷惑怪之無法則迷惑故欲與汝作法以教之鄭云召公不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六

三

說似險急故今謀於寬裕也

公曰前人數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

極傳

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為法度乃悉以命汝矣為汝民立中正矣

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傳

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惟

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傳

惟文王聖德為之子孫無

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

疏公曰前至之恤○正義曰周公又言曰前人文武布

其乃心制法度乃悉命汝為民立中正之道矣治民之法已成就也戒召公汝當以前人之法度明自勉力配此成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言已有舊法易可遵行也惟文王聖德造始周邦為其子孫欲令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故我與汝不可不輔○傳前入至正矣○正義曰乃緩辭不訓為汝○傳汝以

至而已○正義曰勗勉也偶配也壹信也汝當以前  
人法度明自勉力配成王在於誠信行大命而已言  
其不復須勞心傳以乘為行蓋以乘車必行故訓乘為行公曰君告汝朕允傳告  
汝以我之誠信

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傳呼其官而名之勅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

否言其大不可不戒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

予惟曰襄我二人傳

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

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我文武之

道而行之

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

二人弗戡傳

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

萬曆十五年刊

書蠹卷六

三七

文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

福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傳

其汝

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於此道大且

是疏公曰君告至丕時○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

我今告汝以我之誠信又呼其官而名之太保

奭其汝必須能敬以我之言視於殷之喪亡殷之喪

亡其事甚大不可不戒慎以殷喪大之故當念我天

德可畏言天命無常無德則去之甚可畏我不信惟

若此誥而已我惟言曰當因我文武二人之道而行

之汝所行事舉動必當有所合哉當與文王武王合  
也汝所發言常在是文王武王二人則天美我周家  
日日滋益至矣其善既多惟在是文武二人不能勝  
受之矣其汝能敬行德明我俊後之人在於禮讓則  
後人於此道大且是也○傳言汝至多福○正義曰  
動當有所合哉舉動皆合文武也發言常在是文武

言非文武道則不言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于今日其鳴呼篤萑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傳

政美傳我威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

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疏鳴呼至率傳

曰周公言而歎曰嗚呼我厚輔是二人之道而行之傳

我用能至於今日其政美言今日政美由是文武之

道我周家若能皆成文王之功於事常不懈怠則德

教大覆四海之隅至於日出之處其民無不循我化

可臣使也戒召公與朝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

臣皆當法文王之功傳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使汝

惟用閔于天越民傳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疏公曰

至越民○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我不徒惟順如此君予

之事多誥而已欲使汝躬親行之我惟用勉力自強

於天道行化於民顧氏云我亦自用公曰嗚呼君惟

勉勸躬行於天道加益於民人也傳惟汝所知民德

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傳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

以慎終○鮮息疏祗若茲往敬用治傳當敬順我此言

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疏公曰嗚呼至用治○正

曰嗚呼君惟汝知民之德行亦無有不能其初惟鮮

能其終言行之雖易終之實難恐召公不能終行善

政故戒之以慎終汝當以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宜

敬用此治民職事戒之使行善不懈怠也○傳惟汝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下

三十一

至慎終○正義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是凡民之德無不能其初少能有終者凡民皆如是有終則惟君子蓋召公至此已說恐其不能終善故戒召公以慎終也鄭云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六

三九

尚書註疏卷第十六

